

以文代景，以笔抒情，将灵动、绝美的岷山地区地理风情——刻画入散文的篇章。九寨沟、黄龙寺、岷山主峰雪包顶……你会在其中品味到款款的深情。诗化的灵山，画化的景，你会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大自然的神性。古老而独特的白马人，幽幽静谧的古城村庄，穿梭在山间的动物好似大自然的精灵。这本书记录了灵山的灵性，记录了山峦叠嶂中的秘境。那古朴美好的仙境，有倾诉不尽的情……

如果不是这本书，
你可能很难了解到天地之间那一处绝美的灵性。

上架推荐：地理系列/畅销

ISBN 978-7-304-05864-7



9 787304 058647 >

策划编辑：白 沙
责任编辑：夏英宏
封面设计：刘海东

定价：49.80元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misty mountain landscape. In the foreground, a large, dark tree stands prominently. The background shows rolling hills or mountains partially obscured by mist or low clouds, creating a layered, atmospheric effect. The overall tone is serene and somewhat somber due to the monochromatic palette.

灵山札记

lingshan zha ji

阿贝尔·著

lib. and. edu

中共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山札记 / 阿贝尔著. —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304-05864-7

I. ①灵… II. ①阿…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2774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灵山札记
阿贝尔 著

出版·发行: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 营销中心 010-58840200 总编室 010-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 100039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策划编辑: 白 沙 版式设计: 周 洋
责任编辑: 夏英宏 责任印制: 李 玲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数: 1~5000册
版本: 2012年12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5
字数: 303千字

书号: ISBN 978-7-304-05864-7
定价: 49.8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岷山是我的月亮

——《灵山札记》自序

我在岷山东麓的涪江河谷居住到四十年的时候，有朋友建议我应该走出去了。不是走到成都平原或华北平原，而是走到尼罗河、密西西比河、恒河流域，或者是巴黎和布拉格。我也想走出去。未必是定居。走走埃及，走走布拉格，走走巴登，走走彼得堡……换一种地理，感受一下另一种经度和纬度上的日照、湿度和风。也包括人文。人文是我们的精神地理，它让我们找到爱，找到爱的归宿。比如走在曼德尔斯塔姆当年走过的小道上，或者站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墓前。从乞力马扎罗流下来的河水会是一种什么味道？卡夫卡一生居住的城市，他借用过的城堡，会有一种怎样的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娜·格利戈里耶夫娜住过的旅店、进过的赌场、上下火车的站台，会带给我怎样的追思？“彼得堡，我还不死”，它的空气还是阿赫玛托娃呼吸过的吗？“你写岷山写得这么好，你要是能走出去，写金字塔，写卫城写帕特农神庙，写巴黎圣母院，写卢浮宫，写阿尔的向日葵，写涅瓦大街，写玛楚比楚，会写得更好！”我也想走出去，未必要写什么，我的灵魂一直都有这样的诉求。然而岷山她太深了，像永远闭合的母腹，爱囚着我；还有看不见的根，看不见的葛藤，连着我，缠着我，不让我走出去。我也清楚我走不出去，我身上开满了她的花，我只好《老屋》里变成李裳吟，去了布拉格。我在《向着黄金沉沦》一文里也表达了这种诉求。

没走出去，或者说走不出去，我用“活在地球表面，哪里都

一样”来安慰自己，或者说为自己开脱。在没有航天之前，地球是人类全部的地理；就是在今天，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地球依旧是我们全部的地理，航天还仅仅是人类投向宇宙的一抹余光。人由地理所生，由地理而亡，地理于人就是上帝。出生地是我们的第一地理。水土、空气、方言、习俗首先决定了我们。当一张白纸走出出生地的时候，便成了一幅画，用的是出生地的颜料、画笔，画的也是出生地的东西，表达的也是出生地的况味。走出去，在另一个地方住久了，便有了第二故乡。第二故乡自然是一个人的第二地理，它会给你的生命注入这个地方的东西。这让我想到流亡，想到流亡者，他们携带着故乡的地理，又不断地介入世界地理。从绝对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流亡者，从不可知的世界流亡到地球上，被确认又被限制。

岷山是地球上众多山脉中的一支。它有两个范畴，一个是山脉意义的，从甘南的花尔盖山、光盖山、迭山、古麻山，到四川的摩天岭、雪包顶、九顶山、青城山、峨眉山、四姑娘山、鹧鸪山，包括龙门山和邛崃山。峨眉山为岷山南端凸起山峰。四川境内的摩天岭、雪包顶、四姑娘山、鹧鸪山为岷山主体。海拔5588米的雪包顶是岷山主峰。岷山的另一个范畴是地域意义的，它包括从甘南到川西的广大地方。在它的褶皱里，有神话世界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寺、藏地古城松潘、边城龙安……自古都是藏、汉、氐、羌民族的聚居地。除了有着化石意义的氐羌遗民，还生存着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蓝马鸡、梅花鹿、白唇鹿等珍稀动物以及众多古老、神奇的植物。水除了北麓的白河、黑河注入黄河外，其余都注入长江，最有名的是岷江、涪江和白龙江。

岷山所经历的时间，以及发生在时间里的细节，都是我

们人类无法窥见的神圣。它以它现在的面貌震撼我们，涤荡我们的灵魂；用巨大的、细节绵密的美铸就我们的思想，启迪我们的想象。它在我身上完成的，是米开朗基罗在大理石上完成的。岷山是地质和生态的，也是美学的、诗歌的。先有岷山，再有人，人寄生于它，成为它花朵的一枝。皑皑白雪包裹着它的众山峰，成为原著民的宗教。积雪融化，溪流奔腾不断，原著民代代繁衍，岷山成了他们的国度。朝山的藏人，拜山的氐人、羌人，都把岷山当作他们的神。

岷山有灵。灵在接近天空的海拔，灵在圣洁，灵在雪线，灵在杜鹃，灵在藏人和氐羌人的歌舞，灵在灌木丛的寂寞和原始森林的宁静，灵在雪溪一样潺潺流淌的万古的永恒……岷山有灵，灵在万物。

我至今都居住在岷山东麓涪江的一个大拐弯处，吃的食物、呼吸的空气、看的风光都是岷山中的，走在街头、河边都能看见穿裹裹裙、拴花腰带、头戴毡帽插白羽毛的白马人。安多藏人是一种气象，白马人是另一种气象。我的出生地就在距离这个大拐弯的下游十几里，涪江的一个小拐弯处，我在那里生活到十六岁才第一次走出岷山。1984年我从江油平原回来，在龙门山中待了三年。1987年我向西走了两百里到了岷山腹地，一住就是六年。在水晶和阔达，都能看见岷山主峰雪包顶。它在云开雾散中显露真容的那一刻，我感觉到了灵魂的震颤。其间几次骑车进入虎牙河，去到岷山深腹雪包顶脚下。1986年我第一次进入夺补河流域，经过白马寨，去到雪包顶东北麓的王朗自然保护区。1987年我第二次进入夺补河，去到王坝楚。1988年我第一次去到九寨沟，中间翻过黄土梁。1991年我第二次去到九寨沟。之后，每年都要进入火溪河（夺

补河)，去到白马寨和王朗。2001年我走都江堰进入岷江，经汶川翻鹧鸪山，进到马尔康，再走马尔康上到红原、若尔盖草原，在川甘交界的郎木寺看见白龙江（嘉陵江支流）的第一股水，之后穿过松潘草地，走尕尼台，下到川主寺，再翻弓杠岭到九寨沟。2006年我从平武到青川，去到摩天岭脚下。2007年我第四次去到九寨沟，翻弓杠岭到古城松潘，然后翻雪山梁子回到平武。从松潘到平武，横穿岷山，从岷山西麓到东麓。翻雪山梁子，过黄龙寺，由涪江源头顺江而下，能感觉到岷山的心跳和呼吸。一路雪峰，一路峡谷，一路溪流，一路藏寨，一路杜鹃，涵盖了岷山的全部。历史的斑斑点点，民族的纷争，早已淡远了。2009年我逆涪江而上，进入涪江源峡谷，去到黄龙寺。灌木丛和高山植被掩盖不了地质变迁（包括大地震）的遗迹。在十二道拐，我摸到了岷山的脉搏。

一个人属于哪座山，哪座岛，哪条河，属于哪个平原或者高原，是他的命。我的命在岷山。一个人离开他的出生地，走出他血脉的地理，去到再远的地方，都无法超出地球的地理意义，只有1969年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的登月是开创性的，它绝对地扩展了人类（包括灵魂）的地理范畴。没有人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永远没有人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岷山东麓涪江的那个小拐弯处就是我登上地球的着陆点，岷山就是我的月亮。

《灵山札记》所呈现的是有限的，准确地说，不过是一个人的岷山。它的丈量是一个人的丈量，它的仰望、抚摸、聆听、激赏、融合都是一个人的。所取的视角也是一个人的视角，热度也是一个人的热度。岷山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一个原生的世界，我们的介入赋予了它人文的意义。我的笨拙的文

字算不上是对它的裁取，仅仅是它永恒的光芒、永恒的美的一
络映照。如果因了这映照你进到了岷山，或者没能进到却也有
了一个岷山的梦影，那便是我的初衷。

2012年2月20日于四川平武

岷山是我的月亮

——《灵山札记》自序

旅行的可能	001
春绘	008
九寨沟	017
火溪河	027
弓杠岭	030
松潘	034
雪包顶	039
岷山补记	044
贝	056
在圣洁的王朗	059
在焦西岗听酒歌	063
人事，神事	066
青寨	081
尼苏的眼泪	088
自然之子	121

涪江	158
涪江鱼录	182
珍稀动物	197
三处水磨坊	203
龙安城	215
1976：青苔，或者水葵	233
一个村庄的疼痛	260
对岸	266
桂香楼的拖拉机站	276
国营理发店	287
孟家馆子	302
大峡谷	311
公园的后院	344
阿坝四题	350
阆中印象	358
李白的青莲	365
梦里梦外青城山	375
访土城记	379
回飞地记	388
还乡记	406

旅行的可能

在我看来，旅行的意义在两点：撤离和遗忘，以及与之相背的“侵占”。一个人长久居住在他的出生地（这个出生地可以是一个延伸的地理概念），都会生出“出走”的冲动。一个身体与一个烂熟的地理厮守，身体也烂熟了，这非常类似于婚姻。人不只是身体的代词，还是灵魂的动词。当然有出走冲动的，也包括肉体。我曾经与人谈到“身体到”。我说我要能写点好文字必须身体到。我说的“身体到”就是体验。听话的朋友歪曲了我的话，把“身体到”引向了情色。现在，我敢确定，旅行的实质也是“身体到”。先是撤离，丢弃，撤离出生地，撤离我们烂熟的地理、人群，把身体转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因为陌生，便可以（可能）放纵。陌生的地貌、空气、光线、气味、风土人情，可以重新装载你——你在出发的时候和出发的途中已经卸下了很多东西。

我写过一篇叫《向着黄金沉沦》的短文，暴露了我对出生地的不满和厌倦，同时也暴露了我对自己老是放置在出生地的身体的不满与厌倦。我是格外向往陌生地的。西藏、埃及、







巴黎、好望角这些地名格外吸引我。纯大自然的柔美和壮美，人类生存遗迹的久远和生动，都是我渴望的。关键的不是“远方在召唤”，是我要撤离“这里”。遗憾的是，我16岁才离开出生地（以方圆20公里计算），18岁才去到省会城市，22岁才出省。2004年5月12日傍晚，当我走下飞机站在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我觉得我身体的转移是历史性的。后来走在南京路、城隍庙、外滩，涌现的依然是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对于一个经常飞来飞去的人是可笑的。在招待晚宴上，我的敬酒辞居然是“我到了上海，这是我的大事”这样的蠢话。现在想起，也不觉自己是土包子，倒觉得我说出的话是发自内心的。去上海穿过的鞋早已破烂，却没舍得丢弃，我把它看成是载我去过远方的船。那一次，我还去了乌镇、西湖、太湖、寒山寺，坐在西湖边的椅子上，我跟远在四川的女儿说了很久的话。我终于没有撤离得彻底，一个从自己身体里发出的芽留住了我。我的身

体到了，且感觉是我个人的一个“伟大的到”，于是有了《被瓦解的美丽的江南》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只是感官抽象的芽或花，其实还有很多细节被忽略了，比如在杭州仿宋街踟蹰的那个下午，在西湖畔独坐的那个黄昏。

张承志在他的《如画的旅程》中说：“真正有美的有意味的长旅中，应该有艰苦，有饥饿和干渴、褴褛和盘缠罄尽。路线应是最底层民众的活动路线，旅人的方式应当同他们谋生的方式一样。”我不赞成张承志说的这种“受难式”的旅行，它是带有野心的。也许那野心在很多人看来是崇高的。

我喜欢我的一个热爱旅行的朋友说的那种“常态”。一个人的旅行的常态，旅途看见的风景与人居的常态。我甚至赞成那么一点点豪华与奢侈，因为适当的豪华与奢侈可以维持感官的活力。旅行要变得生动有穿透力，感官的活力是不可衰竭的。

读茨威格自传《昨日的世界》，就非常羡慕他的旅行，他的旅行倒是带着巨大野心的，但那巨大野心却是纯粹人性的和艺术的，非常地真诚，即使是被迫的，也充满了神来之笔。好些艺术家的旅行（包括旅居）都是被迫的，比如布洛茨基，但他们都捕捉到了比自由旅行者要多得多（也要有意思得多）的风景。身体到，灵魂到，同时又把陌生地当作自己的家的人才可能有如此杰出的旅行。这要求你的身体和灵魂都必须是世界的，而非愚蠢、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

在旅行中与神交已久的朋友谋面是一件大事，它是一个友谊的印证，往往也是一个艺术的印证。神交毕竟因了距离而飘

忽，现在身体到了，精神也到了，握手拥抱之后，两个人（或几个人）面对面坐着，喝着咖啡或低度酒，说着话——可以不是自己的母语，心扉打开的那一瞬间，身心最黑暗的地方豁然开朗，照进了异域异国的太阳。

萧乾在巴黎偶遇斯诺，斯诺将靠窗的一个背影指给他说：“他就是海明威。”窗外是塞纳河，年轻的杜拉斯已经开始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茨威格在苏黎士遇见罗曼·罗兰和乔伊斯。他与罗兰是故交，属于他乡遇故友，在欧战背景下，很可能是两眼泪汪汪。旅行中与陌生地貌、动植物和天籁的相遇是第一层次的，当然也可能是终极层次的，但多数时候的终极层次还是与人相遇。就算花木、鸟儿、海岸和彩虹那些异类有灵魂，也是难以与我们通灵的。人的灵魂还是容易与人相通。

还有，我承认旅行的本质是放下重量，但那样的旅行一定是很单纯的。在出生地，在第二第三出生地，我们实在背负得太多太重。我们的骨头在老化，肌肉在萎缩。问题是，我们在旅行中会背负上别的东西，我们的胃会装上异域的咖啡和酒，我们的眼睛会染上异国的色彩，我们的性会涨秘鲁潮或大西洋潮，而最为可怕的是，我们的心很可能被巴黎圣母院、金字塔和长城一类的东西压制。一个人无论怎样倒空自己，旅途中都不会轻松，我们很多的轻松要么只是片刻，要么就是恍然。然而就我的经验，我们又是可以在旅行中获得“放下”的。1999年4月的一天，在岷山最后的原始部分里，我坐在岩石上，看着对面山崖的雪，耳朵里是婉转如清泉的鸟鸣，脚下是稚嫩的小野菊，肌肤浸润着还有些清凉但又绝对明媚的阳光，每一根

胡茬都感觉着微风。我只着迷于雪山的阴影，它是黛青色的，呈现出巨大的凹凸块。我“放下”了足足半个多小时。一个人，一片偌大的和平美丽的森林。我想，它不是简单的“忘我”。

旅行是可能发生艳遇的。但这艳遇一定又是你生命中的一粒早已播撒的油菜籽。未必是艳遇者亲手播撒的。往往是造物主的一个伏笔。我是不指望旅行中的艳遇。我怀疑种族和文化置于我身体的秤的计量太小，无法称量一桩异域的艳遇。我更愿意怀揣一个艳遇的梦想去旅行，而最终遇不到梦中人。走过一遭回来，放下背包坐在竹林思量的时候，只淡淡说“都不是，一个都不是”。如果你身体里那杆秤的计量足够大的话，我同意你艳遇，并奉劝你把艳遇当成旅行中一段弧度优美的小路，起于旅途终于旅途。